

抱抱志工 给襁褓送爱

别以为婴儿什么都不懂，只会吃喝拉撒睡，被拥抱和抚摸，让婴儿感受到爱，对他们成长至关重要。然而，儿童福利院的婴孩，虽有容身之所，但没有父母在身边，这些基本的抚慰，他们得不到。每星期二早晨，一群妈妈会到蕉赖某儿童福利院参与「抱抱宝贝」志工计划，给婴孩们拥抱与喂奶，同时跟他们说说话，让孩子们感受到基本的爱。

报导
谢秀婷

星期二早上10时，地点是蕉赖某儿童福利院。

适龄的小朋友都上学去了，但还是看到一群小朋友在大厅内，职员大概看出了我的疑惑，「这些都是刚被送进来的孩子，他们可能刚经历家暴或被遗弃，暂时不适合上学，必须留在这里观察一下。」其实，这些孩子的生活环境，和一般孩子没两样，只是，他们需要更多的爱。

拥抱带给婴儿安全感和足够感官刺激。初生儿的皮肤触觉与痛觉，几乎和成人相等，他们可能看不清楚、听不清楚，但是婴儿可以很敏感地感受到拥抱带给他

们的安定力量。

给宝宝一点温暖依附

由于婴儿只能感受到自己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，并不懂得「忍耐」，因此，当他以哭表达被拥抱的需要，却受忽视时，他只会愈哭愈大声，直到声嘶力竭才止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再需要被拥抱，而是对整个周遭的世界感到失望与无助。然而，福利院的婴儿没有爸爸妈妈，听到声嘶力竭，谁会来给他们爱的抱抱？

走进0至1岁的婴儿室，看见几位志工妈妈，有些抱著婴儿，有些则忙著喂奶，

画面很美。慈眉善目的黄玉莲，活跃参加社会工作，加入「抱抱宝贝」志工行列已有3年多时间，她说，「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活动，之前这里的婴儿缺乏拥抱，我们来这里抱抱他们，给这些孩子一点温暖的依附关系。」

黄玉莲回忆第一次进院内的情况，看见这些天真可爱的孩子，一阵心酸涌上心头，「真的很可怜，他们一直哭一直哭，可是得到的注意力却很少。」该福利院内有超过40名婴儿，可是只有几名全职保姆，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与精力，满足所有婴儿的拥抱需求。



“3小时哄宝宝，算得上什么？”

——黄玉莲

家住在敦依斯迈花园 (Taman Tun Dr Ismail)，虽然需要花45分钟的通勤时间，但是黄玉莲3年来风雨不改，每星期二早上9时出现在儿童福利院。带小孩不轻松，很多人都怕了这种日子。身为两个孩子的妈，黄玉莲好不容易一手一脚把孩子拉扯长大，算是完成责任了，为什么还来呢？她说，「这些孩子的身世很凄惨。看著他们，我都忘了累了。以前我的孩子都是我自已带大的，来这里照顾孩子才3小时而已，真的不算什么。」

作为一名母亲，看见这些被遗弃的婴儿，她心有不忍，「去年有个孩子被丢在清真寺前面，刚来时很瘦小，全身都是蚊子的叮痕，后来养到白白胖胖，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孩子，后来被领养了。」说起孩子，她眼睛充满光彩，故事一个接一个，完全停不下来，「去年也有一个弃婴，也是很漂亮的孩子，由于出世的时候，脐带没有处理好，肚脐好像乒乓球一样大，有个家庭看到她那么漂亮，领养后还帮她付了手术费。」

让黄玉莲最深刻的事，是看著这些孩子慢慢长大，「有些孩子进来的时候还没满月，看著他们长大，最开心就是看到他们被好的家庭领养，有机会开始第二个人生，能够有个好的将来。我不希望他们一世人都在这里过。」

虽然她不是这些孩子的母亲，但是短短的相处时间，也培养出了感情。她坦言自己好几次萌生领养这些孩子的念头，「想过很多次了，但是非穆斯林无法领养穆斯林孩子，只好作罢。」她语重心长地说，「年轻男女一时做错事没关系，把孩子生出来，不要乱丢弃，至少要为他们找个妥善的安置机构，不要因为自己做错事，而让孩子身上背著重负。」

只有妈妈可以胜任

也不是人人都有资格成为「抱抱宝贝」志工，黄玉莲表示，只有妈妈才可以来，没有结婚、生过孩子的女性，并不会被接纳成为「抱抱宝贝」的志工。「因为作为母亲，喂奶和抱小孩比较驾轻就熟。」除了拥抱和喂奶，黄玉莲也会陪伴婴儿，陪他们说说话，这里的每个志工妈妈，都能够喊出婴儿的名字。「我会告诉他们，他们是特别的孩子，他们会有好的未来。」

她号召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当志工妈妈，「不过，很多人会说，我好不容易养大了孩子，怕了也不想再碰小孩了。其实一个月才3次，每次才3个小时而已。」她感慨地说，「他们应得的东西无法得到，我只是给出一点点，他们应得到的母爱，还有亲情。」



“无法无视宝宝的需求”

——颜天慧

颜天慧是「抱抱宝贝」志工的小组长，除了儿童福利院，她也在残障中心与老人院当志工。福利院担任志工妈妈逾3年，她说，「以前被送进来的孩子，很多身上都带伤，现在比较少了。」

热心助人的她，还会号召身边的朋友一起参与，黄玉莲当初就是被她带来的。每次进行「抱抱宝贝」计划，需要10位志工妈妈，颜天慧会充当召集人的角色，确保出席人数。「大多数志工妈妈都是50岁以上的妈妈，自己的孩子都长大了。年轻人很少来的，也许是时间的关系，年轻人都要上班。」

该福利院的孩子大多数都是混血儿，颜天慧说，「有非裔血统、菲律宾血统、越南血统，甚至是白人，这都是令人心酸的案例。」这些孩子改变了她，「我看待事情的眼光更宽容了。当我们来了这里以后，自然会意识到，来到我国工作的外劳，他们也有需求，这些孩子是结果。我觉得政府也做得不错，设立了这样的地方，让孩子们得到妥善的照顾。」

身为3名孩子的母亲，颜天慧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爱小孩，但孩子却成了她的动力，「我们每次来都会看到新面孔，有被遗弃在清真寺前的，有被滞留在医院，也有的是被救出来的，因为父母吸毒。我不确定自己爱不爱小孩，但是我看到需求。婴儿会哭，这很正常，你把他放在一边不管，他们还是会哭。」她感慨，「看著这些婴儿慢慢成长，开始会走路，一些漂亮孩子很快就被领养出去了，有些生病的孩子比较难被领养。」

志工活动有限 但求减轻保姆负担

对孩子而言，儿童福利院其实是一个充满变动的环境。想像一下，如果你的妈妈突然不能照顾你了，要换另一个妈妈，而这样的状况不只发生一次，你能够适应吗？长期缺乏最基本的爱和拥抱，福利院的孩子长大后特别容易缺乏安全感。

志工妈妈来来去去，对孩子是否好？黄玉莲说，「所以我们要规律，每个志工妈妈都会经过基本训练，而且严格禁止拍照。」颜天慧说，「每次结束要跟婴儿说拜拜，是最困难的时刻。然而，下次他们看见我们都会很开心。」

她们都认为，一个星期服务3小时，严格说起来并不足够。黄玉莲说，「如果可以，我当然希望每天都来，可是我们也要尊重院方，所以做好自己应该做的。」颜天慧也附和说，「我只可以做力所能及的事，我可以做的是提高大家的意识，我把故事传出去，告诉身边的朋友，鼓励她们一起来帮忙。其实很多人都愿意投入，只是没有机会而已。」

据了解，福利院除了婴儿之外，还有幼童和小孩，每个年龄层都有不同的志工活动，每项志工活动都必须有员工在场，以院方目前的人手，并不足够应付频密的志工活动，因此无法每天都进行「抱抱宝贝」活动。

福利院也有全职保姆，为什么需要志工妈妈呢？颜天慧说，「我们来这里不是抢了他们的工作，而是减轻她们的工作，让她们又喘息的空间。如果我是24小时的全职保姆，恐怕也不轻松。」黄玉莲也说，「很多人进来，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但是我们是和全职保姆配合，也尊重他们的工作。我们是来帮忙的，不是弄乱他们的，不能拍屁股走人后，让全职保姆替我们收拾烂摊子。」(303)



▲走进0至1岁的婴儿室，有的志工妈妈抱著婴儿，有的则忙著喂奶，画面很美。

该儿童福利院的婴儿室除了备有独立婴儿床，也设有活动区。▶

